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封三

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

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徙轍遂

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

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

一杯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

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蹟故使門牆重隱

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

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

生有逾恒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

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額乃成奇異定旣屬

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或蹊本性

仁慈咸來入室牀前庭下惟繁虎跡或禪想

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

習禪四本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封三

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封三

台州國清寺釋智暉傳七

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智滿

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智英

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璪傳十一

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鷲鳥見等同群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含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封三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心南山太和寺群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憚色至於坐既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斃不可離吾命也群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勑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旣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勅勞殷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阿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

聞笳吹響空道俗設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衆皆捨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人生染之本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而不爲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

初闢奉法履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旣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封三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

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
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
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
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

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
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
負袞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
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
侶同萃言晤成群但久厭城傍早狎丘壑遂
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
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
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
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旣銷僧徒莫聚
乃飜飛舊谷又遭土崩爪剖順時違難泛然

無繫寂動斯七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
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塋
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閑澹識
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
煙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
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通俗聞望
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蟲篆尤工草隸傍觀圖
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
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
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彌
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
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

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轂斤忽垂顧眄貴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跂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微猷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總群經思深言外樂說河瀉食風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紐頽綱繫其是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瓶何愛淨土爲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寃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

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壇虛奉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勑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群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衲食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

填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一枚即而歟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封三

+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

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

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明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

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糧粒然自惟忖薄天之下莫非王土旣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旣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

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旣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群生此則護我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善

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
門旣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
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蓋厓鄴杜五
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
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

封三

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

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
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
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
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
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
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
龍飛即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
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
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

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
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
宣勅月給伏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爲恒料而
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候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
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
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
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
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
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

封三

九

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
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
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殂瘞于
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
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

長依法儕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預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鄂縣觀臺因鑿武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爲業雖畧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訟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壞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并及七年冬微疾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齊超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

封三

十

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續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貌通潔異香紫繞滿室充庭音樂聞空莫知來處門人大眾驚心駭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鄴輿以繩牀坐如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破荒就墓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穎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群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

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警訓迷途爲世津導丹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敦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搃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

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峯禋柏樹盡皆捨給
經臺旣感冥示即便搆畧營辦食具分部人
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
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
肯往取禋柘之樹唯儉而生並皆取得一無
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
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求斷
採捕隋世亦爾事並經勑隋國旣亡後生百
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篋滿於江溪夭傷水族
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
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篋上立意謂墮水將船
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篋皆不得魚互相報
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
鑪峯頭陀啼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
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

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
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
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
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奕俊有異
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
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
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
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
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
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旣竟告弟子
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
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
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
今去勿爾闌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

於今日四十力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即諮詢未審和尚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

封三十三

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爾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辯還又曰既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辯不住當爾之時皎日麗天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漏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

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所窓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群凡小

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

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弘又聽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畧圓味靜終業遂往

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蕭穆緇素歸

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

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

用攝疎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

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

朗白黑交臨預有叅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有緣苦請未即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

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
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
意靜觀厭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雨流
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
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瓊

十四

封三

禪師涉緣念慧瓊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
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瓊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
文帝追瓊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
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
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
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
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
皇別勑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

義府躬往禮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
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
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觀曰弟子濟拔蒼
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旣登
京輦天下畧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
寺號天寧寺

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
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
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謾
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勑特聽用安朝寄武
德五年儉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

封三

十五

情果敢烽燧屢舉固弗因以太原地接武鄉
兵我是習乃勑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
下勑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
流景行光問遐邇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覩滿
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

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
其誠時或墮學親召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
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
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
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
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遺誠勸有沙門道
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
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
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
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何所
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
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爲若此也旣而
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繞觀者充室
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
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

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衆悲敬哀相
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
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
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
餘年潔已清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饑
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
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
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
科餘則靜處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
鉢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
封三
者慄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
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惱惱遑遑意存利
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
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

業齒胄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徃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墮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木三逕斯絕百卉爲群麌麇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貌如恭敬心凝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言巨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玄宗更聯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邑遯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

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歿世綱總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邊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已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誼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睿

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敷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丈詞玄儒並駕清藻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泊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顥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届荊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與皇入

室嘉祥結肆獨擅淵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敷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

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疋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晝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

封三

十九

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

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京至夏闌弘副君欣載

後遺信送還駕遺隆倍

國清百錄云大業元

爲智者創寺因山爲稱號曰天台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僧智操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國則清勑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徧云國清勃取大清

牙殿傍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遣內史通事舍人盧政方送安寺門又爲寺造四週土牆及施肥田良地以充基業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敘軒皇先壯阪泉之戰暴後歎峒山之間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宸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昊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澡雪胷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衆侶

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啟發口三稱
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
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
顛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
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

封三

十

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
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繆矣以其月九日窓于寺之南山遠
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嚮俗神用弘方
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
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
栴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澗
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
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

王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
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
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過鐘就講頑
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
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遽一時退

散常於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
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
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搗前
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
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實多自頂
封三受業天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顚三世宗歸莫
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
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
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瓊
瑤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

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僧行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纔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疴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璪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口就璪身次第吸啜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

憑法師以爲弟子逖聞知者軌行超群爲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夜懺訖還就禪牀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日詰白者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辟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

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
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
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璪謂防人曰命由業也
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
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
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
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
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
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
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蕈
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
皆吐痢若死等苦鄰人見之即持藥追璪十
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
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
須見逐驗之道力所熏故毒不能傷也又隋

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參引見內
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
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爲智者設
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
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周土牆大
業六年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
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
施寺物一千段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
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
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
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
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
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爲福事萬丈
以爲殿塔不俗談戲唯志崇法有僧乞食因

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又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爲善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

鐘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鐘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鐘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磯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尅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堅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閣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于日

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

封三

三五

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旣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湖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

造經像有勑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藪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冠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勑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

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踐者

封三

王天

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任居僧務夏兩冬冰而此志固移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柏林墓所頭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宮人等各捨所

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今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若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平大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貌魁梧峙然峯崿之相當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盤岨不易登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爲建碑于寺門之右

穎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穎禪師爲其保傳穎道素溫贍有聞同侶後住禪定

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顥曰依報已
垂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
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
顥專修定業畧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
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
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
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
炬然紫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
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
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遍餘則專以禪業繫
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
勅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爲
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
所珍擎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
弘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

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
以顥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
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
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屬晨宵繫心不散覺轉
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
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
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
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爲將療至於屎尿膿吐
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
都無汚賤情倍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
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憇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封三
外來問疾並爲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
子八
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
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
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荐四方慕義

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畧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號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勸子弟誘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已及勿事頭擾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

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幽隱可爲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爲窟將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衲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實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

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
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聞即依行計
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
望懺洗清心布薩安卹貧病固是常宜衣弊
食麤誠其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音釋